

记者 冯迪凡 高雅 康恺 发自北京

在撤离阿富汗后,美国开始展现其后手。综合外媒报道,拜登政府要从两方面卡住塔利班的钱袋子:其一,15日起,美方就冻结了阿富汗政府在美联储和其他美国银行管理的政府账户的储备,这意味着塔利班方面无法获取在美国各机构中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其二,美国政界正在敦促美国财政部防止塔利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阿富汗的4.55亿美元左右的特别提款权(SDR)。

在此种情况下,虽然美方使用“断粮路”的方式同塔利班博弈,但国际社会普遍担忧,这有可能加剧目前在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引发新一轮难民潮。

联合国方面数据显示,阿富汗约有1800万人需要援助,其中有近1000万人是儿童。

最新消息显示,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各家机构重申承诺,将会留下来并向该国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美国后手:卡住钱袋子

根据IMF数据,截至4月,阿富汗中央银行共持有94亿美元的储备资产,这大约相当于该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

15日逃离阿富汗的阿富汗中央银行行长艾哈迈迪(Ajmal Ahmad)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这些储备的绝大部分都不在阿富汗境内。而这些储备中,有数十亿美元存放在美国,但确切数额尚不清楚。

由于担心塔利班的推进,阿富汗央行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减少省级中心的银行分行的现金数量,包括美元。

他说,到近两周前第一个主要省会落入塔利班之手时,几乎所有的美元都被汇回。“在喀布尔沦陷之前,没有美元落入塔利班手中。所有的钱都很安全。”

艾哈迈迪并透露,他在上周五就得知将不再有美元运抵阿富汗。随着美国阻止这些储备资金的使用,艾哈迈迪说:“塔利班可以使用的金额几乎只占0.1%。”

据悉,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资产的决定,是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官员做出的。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富汗政府在美国持有的任何中央银行资产都不会被提供给塔利班。”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高级顾问的史密斯(Adam M. Smith)表示,美国不需要任何新的授权来冻结这些储备,因为根据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后批准的行政命令,塔利班已经面临制裁。



联合国方面数据显示,阿富汗约有1800万人需要援助,其中有近1000万人是儿童

新华社图

美国卡住阿央行、IMF 钱袋子 阿富汗1800万 需要援助的国民怎么办

0.1%

随着美国阻止这些储备资金的使用,艾哈迈迪说:“塔利班可以使用的金额几乎只占0.1%。”

除储备金外,美国每年还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大约30亿美元的支持,占该国GDP的约15%。现在,这笔资金预计也将停止发放。

同时,据美媒报道,多位美国议员致信耶伦,要求她在IMF中施加压力,阻止阿富汗获得约4.55亿美元的SDR,并限耶伦在本周四给出答复。

本月2日,IMF理事会批准了规模为6500亿美元的新一轮SDR普遍分配方案,在

本轮分配中,约有2750亿美元(约合1930亿美元SDR)提供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这是IMF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SDR分配,旨在为“最脆弱的成员国提供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影响”。

根据份额计算,阿富汗原本可以获得该SDR的0.07%,即4.55亿美元。

联合国选择留下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SIGAR)检察长索普科(John Sopko)早前透露,阿富汗大约80%的预算是由美国和其他国际捐助者资助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国际援助流量约占阿富汗经济的43%。

在美国决意切断塔利班财路之际,阿富汗平民继续成为动荡局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

塔利班接管以后,在已有的和新的流离失所的人口中,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面临巨大缺口:如前所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计算,阿富汗国内一半的人口——约有1800万人需要援助。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曼图表示,目前,离开阿富汗到邻国寻求庇护的人数相对较少,但同时该国内部存在巨大需求。“在众多的流离失所者中,大多数人是在最近几周逃离家园的,80%的新流离失所者是妇女和儿童。”她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实地行动和紧急情况负责人梅萨乌德(Mustapha Ben Messaoud)就身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17日的一次在线通报会中,他表示其工作人员看到了饥饿的婴儿,其中一些婴儿在塔利班与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冲突中受了重伤。

拜登政府要从两方面卡住塔利班的钱袋子:其一,15日起,美方就冻结了阿富汗政府在美联储和其他美国银行管理的政府账户的储备,这意味着塔利班方面无法获取在美国各机构中的数十亿美元资金。其二,美国政界正在敦促美国财政部防止塔利班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阿富汗的4.55亿美元左右的特别提款权(SDR)。

“在坎大哈,我亲眼目睹了最近这场战斗爆发的直接影响,有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我亲眼看到了受伤的儿童,他们的创伤难以形容,而且有的才10个月大。”梅萨乌德说。

在13日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在过去四周里,阿富汗儿童死亡人数“显著增加”。

他表示,阿富汗每两个五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个患有严重急性营养不良。他们极度饥饿,甚至病倒。“我们正在建立营地,但没有干净的水和卫生设施,这意味着存在发生霍乱或疾病传播的风险。”

同时,阿富汗目前还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感染浪潮。

目前的疫情情况是,“每天导致上百人死亡……每天至少有2000例阳性病例,而这些只是得到统计的病例。”梅萨乌德表示,多重危机正在重创最脆弱的群体。

在此情况下,联合国系统发出呼吁,希望全球各国不要强行遣返阿富汗公民。

15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尤其是塔利班,保持克制,保护生命,确保人道主义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并敦促所有国家接收阿富汗难民,不要将他们驱逐出境。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已有250万名阿富汗难民登记在册,阿富汗是全球难民数量第二多的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贺文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由于一些民众难以对其产生足够信任,恐加剧难民潮形成。

贺文萍表示,阿富汗难民能否离开故土,顺利逃亡至其他国家,取决于两方面。在离境方面,取决于塔利班是否阻拦,阿富汗的自然条件;在入境方面,则取决于邻国、欧美国家的难民接收政策。

贺文萍解释道,欧洲国家担心此次阿富汗变局会带来像此前“难民危机”一样的灾难,所以现在持保守意见。不过,欧洲国家目前仍在商讨,为阿富汗邻国提供资金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会向阿富汗及其邻国提供资金帮助,这可能将是应对难民潮的出路。

发言人浮出水面 温和化的塔利班能走多远

记者 钱小岩 发自上海

阿富汗塔利班在17日破天荒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除了发布会上透露出来的消息,发布会本身也成为了一则新闻。

多年来由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塔利班核心人员极少抛头露面,不用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是媒体在提及塔利班领导人时,常常连照片也找不到一张。

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Zabihullah Mujahid)步入政府信息中心大厅时,在场的记者都睁大了眼睛,十多年来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发言人,终于露出了真容。

与此同时,塔利班官员还表示,塔利班领导人将会“毫无秘密地”向世界展示自己。如何展示尚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新闻媒体将来不会因缺照片而发愁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塔利班想表明自己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表示:“塔利班确实是在变化,一方面是

济、实现国家繁荣。

塔利班承诺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他说:“那些曾与美国及其盟友合作过的人,塔利班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有才华、有技能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留在阿富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他还称,目前在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阿富汗的人们应该回家,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就外界关心的女性权益,穆贾希德表示,妇女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利班将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他说,女性“将在伊斯兰教法框架下非常活跃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对外关系方面,塔利班向全世界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塔利班将保证各国驻阿使馆的安全,继续同各国保持交往。

塔利班面临的挑战

塔利班这场新闻发布会,是对其近期承诺的一个汇总和解释。

那么塔利班真的变了吗?就这一点,穆贾希德自己也做了回答。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20年前被美国军事推翻的塔利班与今天的塔利班之间有什么区别时,他说:“如果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则没有不同;如果涉及的是经验、成熟度和洞察力,毫无疑问,有很多不同。”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孙德刚

对此解释道:“如果说20年前的塔利班是军事塔利班的话,20年后的塔利班是政治塔利班。”他说,除了军事手段外,塔利班在20年后夺回政权,与其成熟的政治手段密不可分。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Stephane Dujarric)则在纽约回应表示:“我们需要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到(塔利班)在履行承诺方面的实际行动。”

就外界目前对塔利班的认识,刘中民向第一财经记者梳理道,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型,对塔利班抱有期待,认为经过了20年,这个曾经的极端组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另外一种看法则显得悲观,认为塔利班近期的一系列表态,只是形式和策略上的改变,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刘中民向第一财经记者梳理道,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乐观型,对塔利班抱有期待,认为经过了20年,这个曾经的极端组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另外一种看法则显得悲观,认为塔利班近



阿富汗塔利班在17日破天荒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图

期的一系列表态,只是形式和策略上的改变,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刘中民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塔利班当前的处境。他说,塔利班在内部也有极端派和温和派之分。如今成为执政者的塔利班,总体有向温和派发展的趋势。但未来温和派能否在塔利班内部占据主导地位,能否将强硬派以软硬兼施的方式进行消化或者控制,仍需要观察。

而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刘中民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如何实现全国性的和解,对塔利班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在18日传出消息,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Amrullah Saleh)的部队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帕尔旺省首府恰里卡尔,目前双方正在潘杰希尔峡谷附近激战。萨利赫此前称,按照宪法,他现在是阿富汗临时总统,并呼吁阿富汗人“加入抵抗”。

对此刘中民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也传递出了一个新信号,目前看似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全国,但恐怕还会有些反复。比如地方军阀不会善罢甘休,轻易认输,可能会在时机成熟之际进行重组,联合反对塔利班。而阿富汗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可以利用地形进行防守,过去这是塔利班的优势,而如今这又成了反对派的